

## 书桌

杨柏书

那方我一直珍爱的书桌，今年从成都回老家，却咋看咋不一样呢？哦，我发现，书桌的漆面不再那么光亮，桌柜的门不再关得严密……我触摸着书桌的边沿，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，不禁浮上心头。

这方书桌是我结婚时妻子的嫁妆之一。那时候只要男女双方“谈得来”，在物质生活上均没有太多苛刻的要求。我与妻子自由恋爱，双方家长比较开明，我们也响应“新事新办”的号召，向单位申请了一间屋子，借了公家的一张床，就把婚结了。

后来，岳父感觉这样未免太简单，便想办法在农村买了点上好的木材，找了一个很好的木匠，给我们打造了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一方书桌，算是他

给女儿的嫁妆。这几样家具为我们这个小家平添了浓浓的烟火气、满满的人情味。

家具从乡场运来后我们没马上使用，而是借了一间屋子暂放，因为还有一道重要工序未完成，那就是上漆。不看不知道，闲下来仔细端详，这几样家具单是材料就不同凡响——清一色的榫楠。那时候，榫楠还没到如今以斤两计算价格的程度，但仍然是不可多得的“资格货”（方言，即上好的东西）。尤其是那张书桌面，长150厘米，宽80厘米，是一块整料，只有深山老林才会产出如此巨大的榫楠。这几件家具不仅材质高端，而且做工精良，使人爱不释手，可不能随便找个人涂抹一下了事。于是，我马不停蹄地找到

了县城最有名的土漆匠，用最纯粹的土漆、最地道的手工，漆上了动人心魄的“偷油婆”色（方言，即类似蟑螂外壳的红褐色）。那个色彩和工艺，在老家可谓空前绝后了。

那时候，居家空间狭小，一间屋子几乎囊括着家庭生活的所有功能。书桌被安放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，一来想装点门面，二来可以当茶几、餐桌甚至电视柜使用，至于写写画画倒退后为辅助功能了。

记得那年，我们凑足钱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那个兴奋溢于言表。把书桌上的花瓶、相框、陶瓷摆件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赶紧下架，都得给电视机腾位置。

原本以为这方书桌就权当电视柜

了，没想到后来却大有用武之地，与我一起熬更守夜，度过了许多难眠之夜。彼时，函授学习的澎湃热潮，我亦卷入其中。书桌上放置着一叠叠书卷，油墨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分明是一种希望。从中专读到大专，整整五年。没完没了的阅读、考试，一到晚上，那盏台灯一直在书桌上亮着。哪怕儿子已经入睡，我调暗灯光，仍旧挑灯夜战。在那方书桌的陪伴下，我终于修成“正果”。

此后，我曾在一个经济部门做一些与数字有关的事，从早到晚，坐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，向六区一镇三十二个公社索要农村播种情况，向地、县两级领导机关上报粮食入库进度，打电话、写简报……忙碌之中，家里的那方

书桌倒得了喘息的机会。

再后来，我的一次转行让那方书桌得以“重获重用”，转到新单位的我成天与文字打交道，此时的书桌已不再是装点门面的家具，分明成了我的“沙场”。面对文字工作，我既无基础，又无经验，更没有捷径可循。讲话稿、典型材料、调查报告，绵延不绝，我坐在书桌前搜肠刮肚，没日没夜地做“功课”，一刻也不敢懈怠……那方书桌也继续履行着它的职责。

此刻，我站在书桌旁，擦拭着上面的尘埃，擦亮了一抹抹回忆。往事并不如烟，似乎有一种力量带着我穿越了回去，陪伴我的不只是那方书桌，还有一杯浓茶、满地废纸，和奋斗岁月里的一腔激情……



陈亮 陕西

## 挑豆腐担儿的人

乡下的农人们常年都在田间辛勤劳作，唯有冬日里才有空闲歇息歇息，但也有一些格外勤快的人，说什么也闲不下来，不是上山准备过年蒸馍煮肉的柴禾，就是用个竹篮子耙一大堆枯树叶子给猪儿垫圈。

有道是穷不离猪、富不离书。过去的乡下人虽清贫，口粮也十分有限，但基本家家户户都喂着一两头猪儿，那时没有化肥，开春播种时唯一的肥料就是人畜粪便，要想多攒下粪肥，冬季里就要给猪圈里垫上足够的枯树叶子。

至于喂猪，春夏秋三季里可以在田间地头打草草，剁碎后添加少许麸皮拌和均匀，便是猪儿的食料。到了冬季，不仅人吃的紧张，就连圈里的猪儿也不够吃。为了使猪儿能够赶在年关顺利出栏，大伙儿就会在冬日里做豆腐。做豆腐不是为了自己吃，也不是为了卖钱，而是挑出去换。将压制好的豆腐用刀划成约莫手掌宽的条状，一板豆腐可以划十条，一般一条子豆腐约有四五斤重，分别装在两个木制的托盘内，再用扁担挑到村子里，吆喝着和人用黄豆兑换。每条豆腐只需两斤黄豆就可以换来，有时也将一条豆腐从中间一分为二，那自然就只需要一斤黄豆就可以了，换回来的黄豆再磨成豆腐，再挑出去换……如此一来，既有做豆腐的副产品豆渣用以补充猪食，又能获得一点极其微薄的盈余。

民间有句老话：人生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做豆腐是个苦差事，从黄豆涨发、磨浆、过滤、煮沸再到点浆、压制，其间需要经过许多环节，尤其是使用最为原始的石磨磨浆，每做一次豆腐，总得全家上阵，经过一个晚上的忙活，翌日清晨才能压制好。辛勤付出的回报往往微不足道，除了能在点制豆腐前揭几张豆油皮外，还有几十斤豆渣。尽管如此，但冬日里相对清闲，为了来年能够攒下一圈猪粪肥，人们再苦再累也会坚持下去。

我爷爷就曾做过豆腐，每次熬上一夜，第二天还要用豆腐担儿挑到村子里去换。那时候挑豆腐担儿的人比较多，常常我在睡梦中便听见一声声的吆喝，“换豆腐咯，换豆腐咯”……那悠长苍老的嗓音和豆腐挑子发出的吱呀声由远及近，引得沿途的狗一声接一声狂吠，打破了冬日村庄的寂静。

我还记得，爷爷会刻意和其他挑豆腐担儿的人将时间错开，不然换不掉就只好再挑回来，有时为了将自己的豆腐尽快换完，甚至要翻几座高山，挑到更远的外村去。挑豆腐担儿的人，出去挑的是豆腐，回来挑的是黄豆，来回都是负重行走，尽管是冬日，爷爷每每换豆腐归来，身上的袄子都被汗水浸湿了。

那时候村子里有好几个挑豆腐担儿的人，我记忆深刻的是河对面一个乳名叫做“福禄”的人，因为此人喜欢剃光头，人们便戏称其为“葫芦”了，他憨厚腼腆、本分老实，从不与人事多事，他做出来的豆腐色白味香，分量也给得足。

时光荏苒，那些曾经挑着豆腐担儿走村串户的人都已相继离开了，此后村里再也听不到那换豆腐的吆喝声了。偶尔有商贩开着车子上门售卖豆腐，那洁白的工业制豆腐也没有曾经那种浆水豆腐的口感和味道。

挑着豆腐担儿的人，连同那划破清晨寂静的吆喝声，永远深埋在岁月深处了。不过，我并不遗憾，因为连同被深埋的，还有旧日生活的惶惶与艰辛。

## 瘦西湖之冬

杨静(四川) 摄



## 手推车

王灿鑫(云南)

两个轮子由一根轴承连在一起，上面是一个木板做成的车箱，车箱一侧再伸出两根长长的把手——这就是手推车。我们云南高原坝子上最常见的运输工具。

已经好几年没有和父亲一起劳动了，这次是为了去接父亲，他到隔壁村子里碾三百斤谷子。

好几袋很沉的谷子，我不知年迈的父母是怎样一袋袋背到离家大约一里路的动力站的。其时我刚到家，听母亲说了，单只是去接碾罢米的父亲回来。为了省力，推去了一辆手推车。

我坚持要拉车，父亲拗不过，装完车后只好顺应着让我在前边拉，他

在后面推。那是一段略有些上坡的乡村毛路，我们起初走得不算快——父亲老了，而我多年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了，沉甸甸的三百斤米和糠架在车上，还是蛮吃力的。可没过多时，我俩竟不约而同地快起来，甚至是小跑着了。

很自然地，我就想到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劳动的事了，也是在这条路上。我家的田地大多分布在这条路的两边，每到收获的时节，母亲就把收获的作物背到路边，然后再由父亲用手推车一车车拉回家去。那时候的我也总去帮忙，大事干不了，就在父亲后边帮他推车。

父亲觉得我小，怕我累着，就狠劲在前边拉；而我一直觉得父亲勤苦，想替他

分担，就狠劲在后边推。于是，我俩的手推车奔得很快。他总在前边对我说：“慢点儿！慢点儿！”我也不住地在后边答应，但车速终究不会慢下来。

这次，我想父亲多半是觉得我久不劳动，不胜重活儿，就狠劲在后边推；同样，我是想到父亲老了，力气弱了，就狠劲在前边拉。所以，手推车就像当年一样，奔得飞快。

“爸，慢点！”我对父亲说。

“欸——对！慢点！”父亲这样回答着。

我俩却谁也没有慢下来。

广袤的坝子上，夕阳遍洒，我和父亲的影子被拖得老长。

## 数字增减的魅力

马亚伟(河北)

这段时间我在健身，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走一万步。对我来说，一万步不是小数目，要一天坚持完成目标还是有些挑战性的。我每天都会用手机记录运动步数，看着不断增长的步数，我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有时候累得不想坚持，看到步数越来越接近一万，我就会咬咬牙继续走，那些不断增长的数字，仿佛是一个个阶梯，我借助它们，终于顺利达成目标。

数字的增长为什么会给人动力呢？我想这是因为人的付出被浓缩成醒目易见的数字后，我们可以轻易看到自己付出了多少，这看得见的成绩是一种及时的回馈，也是一个持续向好的标志。很多时候我们还可以借数字的增长，激励自己勇于挑战，突破自我，从而激发出无穷潜力。

数字增长的魅力还体现在生活的很多方面。一位文友在写长篇小说，他坚持每天至少写3000字。他说：“我不时关注文档中显示的字数，每当写完3000字，心中就会有巨大的满足感和

成就感。”有一次，他写得太忘情，一口气写了一万字，发现后，他惊喜若狂：“文档中不断增长的字数，就像我的兴奋剂，让我奋笔疾书，从不言苦。”

数字的增长看似抽象，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精神奖赏。我的表弟正在攒钱买房子，银行卡里不断增长的数字是他奋斗的动力。一次次，他查询着卡里的余额，计算着与房子首付的差距，眼见着这个差距不断缩小，他干劲更足了。表弟的工作很辛苦，也难免遭遇烦恼，但一想到银行卡里的数字，想到未来属于自己的新家，他便觉得又充满了斗志。

除了数字的增加，数字的递减也可能令人快乐。有个朋友是做生意的，他每进一批货就把数量记在本子上，并坚持每天更新库存数，随着他所记数字逐渐减少，库存渐渐空了。他陶醉在这样的数字递减中，觉得无比快乐。

数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人们每天关注病例数的变化。看到数字持续下降，疫情得

到控制，所有人都备受鼓舞。当病例数越降越少，终于归零时，人们兴奋不已。那个简单的“0”，变得无比可爱，成了胜利的标志。

很多人好像天生就有数字概念，我观察两三岁的孩子，似乎已经对增减有了模糊的概念，比如多得到一个好吃的就会高兴，玩具少了一个也会察觉，再大一点，孩子们对数字的变化生出更浓的兴趣，甚至开始用数字增减支配游戏和生活了。想来，数字本是为人类创造出来的，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却如此真实。现代社会，数字更支撑起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大数据计算、数字城市、数字人民币……设想一下，如果没了数字，这个世界将陷入怎样一种不可想象的混乱状态？

我们对数字如此依赖，对数字的增减如此着迷，我想，这不只因为数字背后那些真实的付出与回报，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，认真面对数字，就是认真面对生活。心中有数，才能奔向更远的目标。

## 贺四川省道德模范叶千秀八十诞辰

胡良荣(四川)

当年豆蔻出银城，十八犹能作玉英。  
效力他乡成就显，泛舟南海弄潮生。  
每逢困厄彰高义，但有寒门施懿行。  
耄耋婆婆多德佑，期颐又享寿星名。

## 再忆楠竹林

钟远锦(湖南)

堂弟的一通电话让我想起老家的楠竹。“哥，你屋后的楠竹长得真好！我去砍几棵做围墙！”村居围墙的制作，如今已向艺术进军了！很多乡邻的围墙，除了常见的砖结构，还会在砖墙中留出一些空间来，用楠竹或木头做成古朴自然的造型，增强乡村院落的美感。

我家的屋后本没有楠竹林，是父亲去世前将屋后那块苞米地改种上楠竹的。楠竹的生命力极强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一扎下根，就会快速繁衍。不几年，屋后的苞米地成了楠竹林。粗壮茂盛的楠竹，甚至盖过了那棵老松树。若是在自家院落里往上一瞧，但见苍翠的竹身伸向高空，将无数细密的枝叶做成拂尘，逗弄着流光，吸引着浮云，那种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。

“露漆铅粉节，风摇青玉枝。依依似君子，天地不相宜。”唐代诗人刘禹锡面对一庭楠竹，生发出无穷诗意。而我关于楠竹的记忆，被堂弟的一个电话唤醒，也变得鲜活起来。

“你看，楠竹的根多粗、多壮、多长，所以在庄稼地旁是不能有楠竹的！”对于楠竹强大的生命力，父亲是再清楚不过的。所以每次到对面坡地上挖红薯时，他都要特意对不远处的楠竹根仔细确认一番，一旦发现有不安分的楠竹根伸向红薯地，就将其斩断，再将一段段竹根堆在一旁，等晒干后就可以拿来烧火。

或许正因为楠竹这种强劲的生命力，所以在乡村，楠竹也成为了一种美好的象征。

旧时乡村，人们对于年画的喜爱是由衷的。一到春节前，附近集市的年画摊总是围满了人。除了门神、人物，年画最常见的题材就是花木了！在众多花木年画中，村民对楠竹年画又格外偏爱。

一般说来，每家每年大概要添置3到4幅年画，这其中，一定有一幅楠竹年画。比如翠竹招

财、竹报平安等等，人眼苍翠、绿意盎然，且各有意境。加上楠竹是村民熟悉之物，看到后，心里自然也生出些亲切来。有的人还会对尚在成长中的后人半开玩笑道：“看看，这楠竹画在纸上多漂亮呀，你长大了，也能画出来就好了！这样，我们家就不用每年花钱去买画了！”

前两年，我回到老家时，看到堂弟家挂着一幅楠竹题材的水墨画，一看就不是印刷品。我不禁问：“弟，这画是谁给你画的？”那会儿堂弟正在屋后剥冬笋，隔着门答道：“是隔壁村的老云叔送的。老云叔的画画得老好了，据说还是市书画协会的会员呢！”

老云叔我是知道的，他是我们村上最早出息的读书人之一。他的字写得很不错，我是见识过的，有一年我还在乡集上买过他写的对联，但从没见过他画画。细细观赏，这幅玉竹迎风图不仅将楠竹的风骨描绘了出来，还通过风物的组合，将乡村那种春意萌动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通过堂弟之口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老云叔的对口扶贫点就是隔壁村，除了尽心尽力完成脱贫任务，每年年底老云叔还会组织书画协会会员来给村民义务画年画、写对联，说是以此增强大家的文化认同感。如今，日子富裕起来的村民们都十分重视教育，有的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，即使没进城的孩子也大都在镇上读书，还有家长专门陪读呢！

“快过春节了，老云叔他们又要来给我们写春联、画年画了，今年我要请他再给我画一幅楠竹画，挂在堂屋里，寓意我们的日子节节高……”堂弟的话语，如春雷般叩开了我的心扉，放下电话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乡村，回到了楠竹林，甚至捡拾起了更悠远时光里的记忆碎片。

幼时的我因为长得瘦小，每到大年初一早上爷爷就会带上我来到楠竹林，爷爷让我双手握住那棵长得最高大挺秀的楠竹摇三下，再对楠竹说出自己的心愿——让我快快长高。也许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，成年后，我的个子比幼时高出我一头的伙伴还要高。

而今，我竟又有了向楠竹许愿的冲动！不过，我这次的心愿不是长高，而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。我知道，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里，绵延的山林早已苏醒，催动着跨越时代的步伐。我仿佛看见，屋后的那片楠竹林也敞开了心怀，向着涌动的阳光雨露汲取幸福的养分，积聚着枝繁叶茂的希望。